

E.L.Doctorow

[美] E. L. 多克托罗 著

大进军

THE MARCH

邹海仑 译

The March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E.L.Doctorow

[美] E. L. 多克托罗 著

大进军

THE MARCH

邹海仑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:图字 01-2007-3978

E. L. DOCTOROW
THE MARCH

Copyright © 2005 by E. L. Doctorow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© 2007 People's Literature
Publishing House in conjunction with Shanghai 99 Readers' Culture Co., Ltd.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, Inc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进军/(美)多克托罗著;邹海仑译. —北京:人民
文学出版社,2007.8

ISBN 987-7-02-005981-2

I. 大… II. ①多… ②邹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
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16300 号

责任编辑:吴继珍
特约策划:彭 伦 装帧设计:张志全

大进军
Da Jin Jun
[美]E. L. 多克托罗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<http://www.rw-cn.com>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 278 千字 开本 720×1050 毫米 1/16 印张 20 插页 2
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-10 000
ISBN 978-7-02-005981-2
定价 32.00 元



E. J. O'Connor

献给 海伦

书中主要人物

约翰·詹姆森——佐治亚州菲尔德斯顿的一个白人种植园主，奴隶主。

马蒂·詹姆森——他的妻子。

罗斯科——他家的一个黑奴。

珀尔——约翰·詹姆森与他家的一个女黑奴的私生女，皮肤长得很白，外表像白人。

克拉克——一名北方军的年轻中尉，原为白宫信使，后为谢尔曼部队中的粮秣征集队指挥官。

谢尔曼将军——北方军中的西方面军司令，后成为美国陆军总司令。

威尔——一个开小差的南方军年轻白人士兵，十九岁。

阿里·威尔科克斯——另一个南方军中的贫穷白人士兵，但是后来却因为干了一件谁都意想不到的事情而被处死。

贺拉斯·汤普森——佐治亚州高等法院的大法官，死在北方军进驻米利奇维尔的当天。

埃米莉·汤普森——汤普森法官的女儿，父亲死后流离失所，参加了北方军的一个随军医疗队，成为护士。后来因为与军医萨特里厄斯的感情纠葛又离开医疗队，从事慈善救济工作。

威尔玛·琼斯——汤普森家的年轻黑人女仆，从小与埃米莉·汤普森一起长大。汤普森法官去世后，她离开了汤普森家，随北方军而去，追求自己的生活。

福斯特·汤普森——埃米莉的哥哥，年轻的南方军军官，战死疆场。

雷德·萨特里厄斯——北方军谢尔曼将军部队中的一位上校军医，技艺高超的外科专家。

马库斯·汤普森——汤普森法官的弟弟。

索菲——马库斯·汤普森家的女黑奴。

基尔帕特里克——谢尔曼手下的北方军骑兵军军长，将军，骁勇善战，但好色贪吃，作风放荡不羁。

莫里森——谢尔曼将军的年轻随从副官，少校。

蒂克上校——谢尔曼将军的副官。

科尔浩斯·沃克——北方军中的一个黑人士兵，威尔玛·琼斯的男友。

尤利西斯·格兰特——美国将军，北方军总司令。南北战争结束后被选为美国第十八任总统。

斯洛克姆——谢尔曼手下的北方军将军，步兵兵团司令。

霍华德——谢尔曼手下的北方军将军，步兵兵团司令。

埃德温·斯坦顿——林肯政府中的陆军部长。

乔·莫厄尔将军——谢尔曼手下的师长。

小约翰——珀尔的同父异母大哥，南军中的白人士兵，后来战死。

杰米——珀尔的同父异母二哥，南军中的白人士兵。

斯蒂芬·沃尔什——北方军中的一名白人士兵，来自纽约的一个穷人家庭，后来成为珀尔的男友。

乔赛亚·卡尔普——费城的一个白人摄影师，后来取得北方军的特许，在战地拍摄南北战争的历史照片。

卡尔文·哈珀——卡尔普收留的一个黑人青年，成为卡尔普的摄影助手。卡尔普去世后，他在南方军士兵阿里的胁迫下，一路和阿里一起旅行，跟着谢尔曼大军到处漂泊。

休·普赖斯——一位为伦敦《泰晤士报》采访美国南北战争新闻的记者。是一个有正义感和爱心的年轻人。

戴维——一个南方种植园主家里的黑人小厮，虽然只有八九岁，却很有主见，自己趁一支北方军征粮队到种植园征粮的机会投奔了北方军，后来在萨特里厄斯的医疗队里随军流浪。

玛丽·布泽——一个十八岁的南方美女，基尔帕特里克的情妇。

阿米莉亚·特里斯特——玛丽·布泽的母亲，也是一位南方美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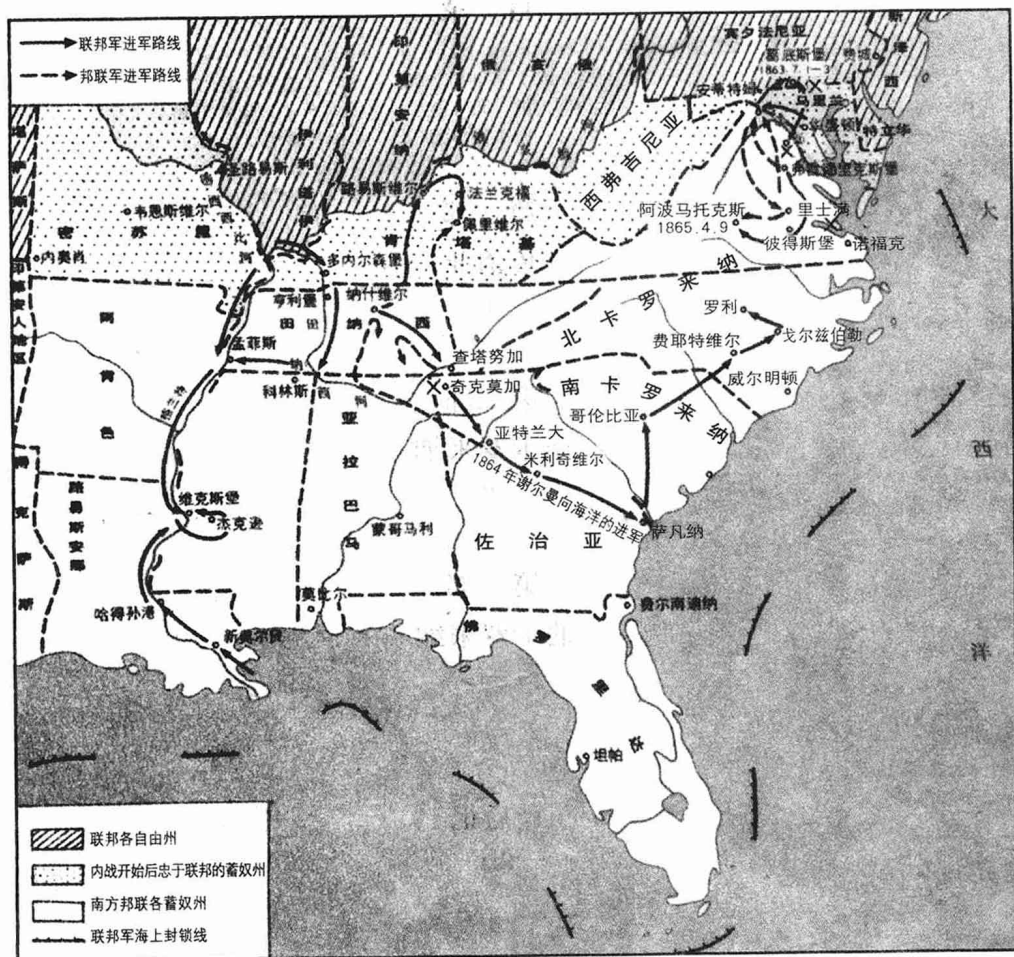
阿尔比恩·西姆斯——北方军中的一个年轻士兵，在哥伦比亚的城市大火中负伤，一场爆炸中，一颗大钉子嵌入了他的头颅骨。军医萨特里厄斯为了搞研究没有把他送到后方医院，而是带着他一路行军。后来他意外死在行军途中。

哈迪将军——南方军的一位将军。

乔·约翰斯顿——南方军的将军，一位精明的战略家。谢尔曼的对手之一。

博比·布拉塞爾——北方军中的一个普通士兵。

谢尔曼大进军路线图



目 录

第一部 佐治亚

- I -

第二部 南卡罗来纳

- II5 -

第三部 北卡罗来纳

- 179 -

译后记

- 304 -

第一部

佐治亚

一

才早晨五点钟就有人砰砰地砸门并且大喊大叫，她丈夫约翰，纵身跳下床，一把抓过那把来复枪，与此同时，罗斯科也从后屋里起来了，他的光脚跺得地上咚咚直响；马蒂急忙穿上衣服，虽然她对战争恐怖早有准备，但是当它终于到来的时候，她心里还是怦怦直跳。她快步下楼，飞奔过去，穿过敞开的房门，看见在灯光下，门廊的台阶前，站着两匹马，从马的肋腹处冒着蒸汽，马头扬起，目光中透出狂野之气。车夫是个年轻的黑小子，长着浑圆的肩膀，即使在眼下这种情况之下也显得呆头呆脑，不急不慢的样子。站在车上的那个女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她的姨妈，麦克多诺的利蒂希亚·佩蒂伯恩，她的那张老脸由于极度痛苦而扭歪了，她的头发松散蓬乱，这个一向收拾得干净利索的女人，这个继承了亡夫遗产、实际上主宰了亚特兰大这个社交季节的老寡妇，此刻却站在那马车和仆从中间，活像一个厄运女巫，她就要证明的确如此。马车上堆满了行李和系起来的包袱，她站起来的时候，一些银器掉在了地上，是一些餐刀、餐叉和一个枝状银烛台，那些东西发出乒里乓啷的声响，罗斯科手中拿着的火把，使它们熠熠闪光。马蒂一边系着衣扣一边跑下台阶，她事后记得，当时她只是头脑胡涂地想着这个女人遇到的尴尬处境。说实话，她对于这个女人有更多的尊敬而不是喜爱。她把那些沉重的银器捡起来还给姨妈，好像这既不是罗斯科的事儿，也不是她丈夫约翰·詹姆森的事儿。

利蒂希亚不愿意下车，她说，没时间。正像约翰看到的，她是一个胆战心惊的女人，根本不关心她的马匹。他赶快命令把箱子搬过来。这时

候这个女人喊着，走吧，走吧，带上你们能带的东西走吧。看见他们只是站着听，她看来发怒了。这时一些干农活的黑人随着最初的天光出现在这栋房子周围，好像是被晨光吸引过来的。我认识他！她喊道。他在我家吃过饭。他过去就生活在我们当中。他放火烧了他骑马去吃过午饭的地方，他放火烧了那个城市，他过去在那里的俱乐部里为人们的健康干杯，啊，是的，一个有教养阶级的人，或者我们过去这么想，虽然我根本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！不，我根本没有什么印象，他太像个蜘蛛了，他说话聊天特没劲儿，他的衣着打扮毫无品位，他根本不在乎仪表，但是我认为他还有些教养，因为他简直不会掩饰或伪装他没有感觉的东西。这就好像一个苦胆堵在我的嗓子眼儿，因为我过去还以为他是个爱老婆、爱孩子又顾家的男人呢，谁知却是一头心地冷酷、没有半点同情心的野兽。

很难从她那儿搞清楚发生了什么情况，她就这么粗声大气地念叨着。约翰也不打算多问了，他开始发号施令，并且跑回房子里去。竖着耳朵听着的是她，马蒂。她姨妈的歇斯底里，可笑的、用客厅语言所做的简单叙述，打动了她，引起了她自己的紧迫关注。她有片刻甚至忘记了楼上的孩子们。

他们就要来了，马蒂，他们正在行军，那是一支由这个叛徒率领的野狗军队，这个该死的家伙，这个坏蛋，他会在夺走你的一切之前，先喝你的茶并向你鞠躬致敬。

这会儿，她的口信儿总算带到了，她姨妈跌坐回座位上，并且发出出发的命令。利蒂希亚·佩蒂伯恩要到哪儿去，马蒂没能得到答案。事实上，没有多少功夫，这场灾难就要降临到她自己的家门口了。她对这个女人的说法深信不疑。她抬头看着那正在慢慢发亮的天空，它正在开始变成白日的灰色。除了公鸡打鸣的声音之外她没有听见任何声音，当她转过身来，突然很生气，一些黑奴此时正聚在屋角窃窃私语。然后，随着这一行人的离去，马车的车轮在石子路上滚动，马蒂转过身来，提起衣裙的褶边，走上台阶，只看见那个可怕的女孩珀尔，像往常那样傲慢，抱着两条胳膊，靠着门柱站着，好像这个种植园是她自己的似的。

约翰·詹姆森并不是毫无准备。早在九月份,那时就传来了消息,说胡德^①已经撤退,联邦军队占领了亚特兰大,他让马蒂坐下,告诉她必须干的事情。地毯卷起来了,各种艺术品从墙壁上摘下来了,她的刺绣椅子——她珍视的任何东西,他告诉她——她的英国编织品,瓷器,甚至她的家用《圣经》,都要打包、装车运到米利奇维尔,再从那里装上火车运到萨凡纳,在那儿,约翰的棉花经纪人已经同意把他们的东西存在他的仓库里。不用搬我的钢琴,她说道,把它留下。那个地方的潮气会把它毁了。照你的意思办,约翰说道,他什么时候都对音乐毫无感觉。

马蒂看见自己的家就这么被掏空了,感到心灰意冷。太阳透过光秃秃的窗户,照亮了地板,好像她的生活又倒退回从前,她又成了一个小新娘,踏进一栋新盖好还没有配家具的大房子,和一个足有她两倍岁数、让人多少有些害怕的丈夫走到了一起。她感到奇怪,约翰怎么知道战争会直接触动到他们。事实上他并不知道,但是他属于那种男人,他的成功使他有理由以为自己比绝大多数人精明。他相貌堂堂,胸膛宽阔,硕大的头颅上生满茂密奔放的白发。

别和我争,马蒂。为了占领那座城市他们损失了两三万人。见他的鬼,有人要为此付账呢。你要是个将军,有一个疯子总统,你会就老老实实坐在那儿?那么到哪儿去?到奥古斯塔?到梅肯?如果不穿过这些丘陵,他怎么愿意骑马呢?也别指望一支南方军会为所做的任何事情进行可怜的道歉。而且就算是我错了,我但求上帝是我搞错了,那我又有何损失呢?你告诉我吧。

在这种事情上根本不允许马蒂表示反对。收完了庄稼,约翰安排卖掉了十几个干农活的强壮黑人,那时候她感到更加灰心丧气,但是什么话也没说。他们都被绑着,他们所有的人,被交给从南卡罗来纳的哥伦比亚来的一个人贩子。那天来到的时候,他们戴着脚镣、手铐被装上大车,她不得不跑到楼上去,用双手捂住耳朵,好使自己听不见楼下圆木小屋里那

^① 约翰·贝尔·胡德(1831—1879),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邦联军队的将军,骁勇善战。一八六四年晋升为中将。曾参加防守亚特兰大,阻挡北方军谢尔曼将军的部队的进攻。坚守亚特兰大达五个星期。战后自动请求解除军职。晚年从商,并写回忆录。

些人家妻离子散的痛哭声。而约翰说的所有话就是，我的黑鬼决不会有一个穿上联邦军^①的军服，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一点。

尽管他发出了警告、做了各种准备，但是她仍然无法相信离开菲尔德斯顿的时刻真的到来了。恐惧使她双腿软弱无力。她无法想象，如果不住在自己家里，没有自己的东西，没有佐治亚的世界提供给她和她家人的身份所要求的一切，她该怎么过活。虽然利蒂希亚姨妈走了，但是她的惊惶已经传染了他们。而约翰，出于他的先见之明，正在跑来跑去，面红耳赤的，叫喊着，发号施令。男孩们已经起床了，还没有完全穿好衣服，就拿着来复枪跑下楼来，穿过后院，跑到外面。

马蒂走到她的卧室，站在那里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。她听见自己在喃喃自语。她胡乱穿好衣服，从她的大衣橱和浴室里抓起能找到的任何东西，把它们扔进两个旅行皮箱。她听见一声步枪射击声，于是从后窗向外看，看见一头骡子扑通一声跪下了。罗斯科正牵着另一头骡子从马厩出来，这时，她的大儿子，小约翰，在给他的来复枪装子弹。好像才过了几分钟，太阳已经升到了树顶上，两辆大车在前门外面等着。他们自己该坐在哪儿呢？两辆大车都装满了行李、食品篮、一袋袋的糖和面粉。此时早晨的微风带来了滚滚的浓烟，是从干草堆上冒出来的，约翰把这些牲口饲料点着了。而马蒂感到那是被烟熏黑的自己的生命正在天空中飘散而去。

詹姆森一家出走的时候，珀尔站在石子路中间，平静地拿着她的小书包。老爷^②只是扫了她一眼，然后就用鞭子去抽打拉车的马匹。罗斯科，赶着第二辆马车，从她旁边经过，没有看她，就把一个包在打结的手绢里的什么东西扔在她脚下。她并没有挪动步子去把它捡起来。她一声不响，平静地等待他们走远了。她感到凉爽的微风在她腿上吹拂。然后空

① 在美国南北战争时，主张蓄奴制的南方各州宣布独立，被称为南方邦联；而反对奴隶制的北方各州仍然处于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之下，史称联邦。南方军被称为邦联军队，北方军被称为联邦军队。

② 老爷，即一家之主约翰·詹姆森。他其实是混血女孩珀尔的生身父亲。

气变得宁静而温暖,片刻之后,大地似乎在延伸着它的宽度,早晨的阳光一瞬间照遍了整个种植园。

直到这时候,她才弯腰捡起罗斯科扔下的东西。透过那层布,她立刻明白了那是什么东西:两个一模一样的金币。她小时候,有一次他就让她看过。他终生的积蓄。俩都是真金的,波尔^①小姐,他说。你把它俩放在牙缝儿中间,你就尝出真金是什么味儿了。你瞧见那俩老鹰了吗?你见过老多的老鹰了,你能够飞得像老鹰那么高,高的离了地球——这钱上的老鹰那是啥意思呀。

珀尔感到热泪在她的嗓子里翻腾。她绕着大房子走着,走过谷仓、棚屋和冒着烟的稻草堆,走过那些死骡子和奴隶住的小屋,在那儿,他们正忙着一边唱歌一边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到一块,她沿着那条大道穿过树林,走到老爷留做墓地的那块地方。

到目前为止,在这片潮湿的空地上有六座坟墓,每座前面都有一块木瓦板,上面刻着死者的姓名。那些年代更久的坟堆,像她母亲的坟堆,上面都长满了青苔。珀尔蹲下来,大声读着那个名字:南希·威尔金斯。妈妈,她说道。我自由了。你告诉过我,我的孩子,我的宝贝儿波尔,你会自由的。他们就这么走了,而我在这儿。我自由了,我自由得就好像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再没有别人。自由了又怎么样呢。老爷的脸上对他真正亲生的孩子哪有什么表情?哼。就好像我没有他的金盏花眼睛和高颧骨似的,可我比他跟他老婆生的那两个侄子大哥二哥更像他。我,有像麝香石竹花^②一样白的皮肤。

珀尔一下向前跪倒下去,紧握着双手。亲爱的上帝耶稣,她低语着,在您身边给这个好女人一个地方吧。至于我,您的珀尔,教会我自由吧。

那些奴隶,慢腾腾地,带着他们放在包袱或旧旅行包里的东西,向正房走来,让自己稀稀落落地散坐在房前的侧柏树下。他们仰望着天空,好

① 波尔即珀尔,黑人说话发音较含混,以下不一一注明。

② 麝香石竹花,俄亥俄州的州花,颜色为淡肉红色。

像人家告诉他们无论要发生什么事情,肯定是从那个方向上来。他们穿着过礼拜日的衣裳。有七个大人——两个男人,杰克·厄尔利老头和朱巴尔·塞缪尔斯,他只有一只眼;五个女人,包括那个走路不利索的老奶奶——和三个小孩。这几个孩子安静得反常。他们呆在附近,在用野草做成花束或者把一些圆石头和石子按到土里去。

杰克·厄尔利没有耐心去深思。但是他们从逃跑的老爷、太太眼睛里看到的恐惧,告诉他们解放的日子已经到来。天空万里无云,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,所有的人都安顿下来,有些人甚至打起瞌睡来。杰克·厄尔利对此很遗憾,他觉得联邦军来的时候不应该让他们发现黑人们随随便便、满不在乎,而应该排得整整齐齐,身为自由的男女就得有个欢迎的样子。

他自己站在路当中拄着拐杖没有动。他谛听着。在很长的时间里什么也没有,只有空气的柔和搅动,好像他耳中的低语声或者林地的沙沙声。但是,随后他确实听到了某种声响。他听到了?那并非真的是什么声音,而更像是一种他自己的期盼变成的对什么东西的感觉。然后,好像他拿的是一根神圣的魔杖,他手中的拐杖指向西面的天空。于是,所有其他人都站了起来,并且从树下走过来:远远的,他们看见在那景致中,有烟雾从几个不同的地点升起,先是这儿,然后是那儿。但是在所有这一切当中,天空本身的颜色也发生着变化,并逐渐变得清晰了,一股向上喷涌的棕色云雾从大地上升起,好像这个世界被翻了个个儿。

并且,随着他们的观察,那棕色的云雾变换成了红彤彤的色彩。它向前移动着,最前面好像薄薄的斧刃,然后不断加宽,好像被犁铧豁开的垄沟。它横过天空正在向他们南面移动。这云雾的声音到达他们这里时,那声音与他们这辈子听到的任何声音都截然不同。那并不是天空所制造的可怕声音,比如雷鸣电闪或者呼号的狂风,而是通过他们的双脚感觉到的什么东西,一种共振,好像大地正在发出嗡嗡声。然后,挟着一股风,这声音一阵一阵的,变成了一种有节奏的脚步声,这使他们安下心来,因为这巨大的烟尘是人类活动造成的。再然后,在这踏着大地的脚步声之上,他们终于听到了活人叫喊的声音。还有牛的哞哞叫声以及辘辘的车轮声。